

## 尊重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

“尊重”是什么?很多人会说礼貌、平等、友好地讨论问题,理智地分享观点……没错,这些都是尊重。事实上,我们内心都有一条并不公开的底线——如果遇见的事物超出了常理的认知,我们还会做到如上描述的气度吗?还会与其彬彬有礼地探讨未知的一切吗?

一位报社总监带着实习记者去被访对象家中做采访,这是一位老画家,无儿无女,独自生活。他们进门的时候吃了一惊——屋子里散发着霉臭的味道;袜子与内衣随便堆放在一起,时不时窜出几只蟑螂;许多吃过的泡面盒扔在桌子上,里面堆满烟灰,已经长出绿毛,看上去可怕极了。

老画家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,很坦然地接受了访问。采访结束后,两人与他道别,他说:“谢谢你们来采访我,但是麻烦临走前把沙发上的那些东西复位,一会儿还要用的,怕找不到。”总监说好的,然后又把那些画笔、纸团一一

摆放回原位。

出门以后,实习记者十分不理解,愤怒地说:“那么乱的家,有什么可复位的?他都不会不好意思吗?”总监笑笑:“不必生气,因为也许他真的觉得那就是最合理的生活方式,我们看到的杂乱无章,在他眼里就是井然有序。”

“没有人会过这样可怕的生活!”她依然愤愤不平。“我们不会这样生活,可他这样生活,我们也没有资格批判和敌视,因为他并没有依靠我们什么。他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与理念。未必正确,但须尊重。”

然而冷静下来再思考,每个人都是自由存在的个体,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。哪怕是公认的荒谬或诡异,只要不违背人类道德与法规,那么就无法抹杀其存在的意义。一位台湾学者写过一篇《日本地震教我们的事》。他在文章中总结了日本电视媒体在灾难来临时的冷静、客观与专业。所有拍摄的镜头都严格保证着一定距离,电视机前的民众

几乎见不到血腥、死亡与声嘶力竭的号啕大哭。

某天,NHK想采访一位父亲与幸存儿子的灾后重逢,在询问父亲的意见时,父亲考虑了一下,然后抱歉地请媒体等待一下,他要征询儿子的意见,然后转身进了病房。摄影机开着,面前是白色的门帘,整整两分钟,在播出时一动未动,一刀未剪,一直到那位父亲出来示意可以进去拍摄了。整个过程耐人寻味,让人深思。

在给予被访者足够理解的同时,也给予观看者以足够的知情权,这是作为媒体给予的双重尊重。这种优雅与稳重的采访得到了全球舆论的一致赞许,NHK的报道被评价为“绅士般的报道风格”。很多时候,尊重绝不是社交场合的礼节,而是来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自然的平视,发自内心的平等对话,质朴而明确,不功利也不廉价。

(辉姑娘)

## 扣子

某日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,闲话时,无意间发现他有一个衣扣摇摇欲坠。我就提醒他:“你的衣扣有可能会掉,回去得缝一缝了。”没想到他一把就抓下了那个扣子,并放入衣袋。

“缺个扣子,不是很难看吗?其实它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,你何不回去再拿呢?”我问。

“如果在外面掉了怎么办?与其暂时好看而将来后悔莫及,不如暂时没有。”

穿衣服如此,为人处世不也这样吗?为了赶时间、充场面,而冒险公布不成熟的计划、未尽善的作品,倒不如暂时搁置,深思熟虑,细细研究之后再推出。

(刘墉)



## 为什么你需要自己的王国



有一个俄罗斯的民间故事:一个农民发现了一盏神灯,他碰触神灯后,一个精灵突然出现在他面前,答应要满足他一个愿望。那个农民想了一会儿最后说:“我的邻居有一头牛,而我没有,我希望我邻居的牛倒地死掉。”

也许你会发现你和这个农民是相似的。你的同事拿到了高额奖金,而你却没有,于是你便产生了这种感情:妒忌。于是你不再对这名同事提供帮助,你设法破坏他的计划,他在滑雪时摔伤了腿,你会暗自高兴。

在所有的感情中,妒忌是最愚蠢的。因为与愤怒、悲伤或害怕相比,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克制的。有意思的是,我们会妒忌和我们在年龄、职业和生活方式上相近的人。我们不会妒忌上个世纪的企业家,不会妒忌植物或动物,不会妒忌在另一半球生活的亿万富翁,但很有可能妒忌一个在自己身边的亿万富翁。作为作家,我不会妒忌任何

音乐家、经理或牙医的成就,却会妒忌另一位作家。

住岩洞时人类会去抢夺更大块的战利品,这意味着输了的人只能得到较小的部分。妒忌会驱使我们去战斗。当其他生物抢着食物时,远古时代的猎人和狩猎者如果不去妒忌,那他们便会被群体所排斥,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被活活饿死。我们就是这些妒忌者的后代,只是我们妒忌的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事情。

妒忌一旦出现,就不容易消失。但你可以避免它。首先当然是别再和其他人比较;第二,找到你自己擅长的事,建立起以你自己为主导的圈子,这个圈子的大小无关紧要,重点是:你是其中的国王。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,当我又一次出现妒忌的征兆时,我妻子平静地对我说:“你只可以妒忌之前你自己做过的事情。”

(〔德〕罗尔夫·多贝里)